今文周易演義

大明從仕郎刑科左給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吳江徐師曾伯魯學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占也。孔氏曰。旅者。客寄之名〇爲卦山止於下。火炎於上。去其所居而不處。旅之象也。故爲旅。旅當親寡。嫌隙易生。若一无可通者。然得中順剛。內止外明。有亨之道故占者如之。可以小亨。然此即正道之所在也。若能守此。久而不變。則又可保其亨而吉矣。其曰小亨。亦以在旅之故。卽睽小事吉之意也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

亨旅貞吉也

柔謂六五外謂外卦必言外者所以别於六二也剛指四上○此以體德言處旅之善五有柔中之德而又能附陽剛以致其助則不至於孤立矣内有安靜之心而外又審理勢以酌其宜則不迷於所往矣是以小亨且得旅貞而吉也

旅之時義大矣哉

當親寡之時高則取禍卑則取辱自非得中順剛内止外明者不能處也故歎其時義之大蓋恐人以爲小事而忽之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上有火。去而不留。旅之象也。主刑者民之司命。故以明慎用之。審察其情。謹重其念。而出入輕重。各得其宜也。獄已成矣。即從而決遣之。當罰即罰。當宥即宥。使圄圄无淹滯之囚。則刑不濫施。而威不見阻。民不廢業矣。亦如山體之鎮重。火勢之不留也。此於旅義无所取。特以其象言之耳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爻而占也。程傳曰。瑣瑣。猥細之狀。○初以陰柔居下。氣量淺狹。志行卑汙。是處旅而鄙猥瑣細者也。占者如是則必召人之輕侮。而自取災咎矣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志意窮陋。自取災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爻也。占亦如之。幼曰童。壯曰僕。程傳曰。次舍。旅所安也。財貨。旅所資也。童僕。旅所頼也○六二柔順中正。與物无競。而處事。得宜。旅之最善者也。故爲即次以安其身。懷資以裕其用。又能得童僕之貞信。而心力兼盡。有所倚頼。蓋由其德之全。故其善亦全如此。占者有是德。則其占亦如是矣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得童僕貞。則无欺而有頼。身不勞而勢不孤。雖云覊寡終无内顧外侮之尤矣。蓋旅以得人爲重。故特擧而釋

之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喪去聲

爻而占也○九三過剛不中。居下之上。有驕暴之行。无順遜之資。以是處旅。必至於困。故爲此象。占者如是。則雖心无私邪。而亦不免於危厲矣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以已通下。謂童僕○旅而焚次。則无所安身。亦已困傷矣。況又喪其童僕乎。然當旅時。而以過剛不中居下之上之道。處其童僕。宜至於喪。不足惜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處上聲

爻也。占亦如之。于處。暫得處止。以休息也。然不若二之

即次矣資斧資身之斧旅中禦患之器也程傳曰云我者據四而言○九四用柔能下用柔則事无所拂能下則人无不愛以是處旅亦可少安而无虞矣故為此象然以陽居陰非其正位又上无同德下應陰柔則所處有失當之事所與非可賴之人豈能盡得其志乎故雖僅有此善而心終有所不快也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言四雖旅于處矣然以陽居陰非其正位而所處失當也惟其如是是以雖得資斧而心猶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射音

本象以著占也射雉矢亡占之象也譽命聲名也○六

五柔順文明而得中道。又爲離主。文明之君。雉之象也占得此者。當有離家游國往求事君之事。雖其贄見之儀羇旅之給。不无小費。然終由此以得譽命。所失者小。所得者大。亦猶射雉亡矢。而終有所得也。人君无旅。故特變例以言之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言君子名譽著聞。必上達於朝廷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號平聲喪去聲易讀異

象而占也。○巢者。鳥所安止之處。猶旅之次舍也。上如鳥焚其巢。則失其所安矣。其在旅人。則驕樂於未焚之

先而悲號於旣焚之後旅之極困者也然所以致此者由其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而喪其順德于易耳占者如是凶何如哉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在旅之時唯謙降柔和乃可自保上以旅時而好高不下則宜見惡於人而失所安矣驕氣方盛失其順德而終莫能悟所以焚也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占而戒也○爲卦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務入爲巽之象重之又得巽焉故其名不易也天下之事以剛濟

之則有餘以柔任之則不足此卦以陰爲主智力近小故但可以小亨然猶幸其從陽陰得陽助則尚可爲故又利有所往然所從不可不擇必見大人而後與之乃得其利苟非所從則雖往而有利亦失從人之正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彖曰重巽以申命重平

重重複也以猶爲也申者丁寧反覆之意○此以申命釋重巽之義此卦上下皆巽是重巽也巽有命令之象重巽則爲人君議禮制度必先施命於下而一命之間丁寧反覆无所不至於以熟其耳目一其心志使之淪肌浹髓而後已焉非謂有兩命也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取卦名。志行本居尊而言也。剛指四陽。○九五陽剛又得中正。而居尊位。其志得行。則凡所以用剛者。莫不各適其宜。各當於理。而建中表正之志行矣。初居二三之下。而下體之柔。既順乎剛。四居五上之下。而上體之柔。亦順乎剛。則凡所以從陽者。莫不內存和說。外効恭順。而有為有。行之際。得所賴矣。夫柔順乎剛。則得諸陽之助。故亨且利往。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則有大人之象。故又利見大人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行相繼无物不入巽之象也君子欲行政事則申命令於先以致其丁寧反覆之意然後從而行之决命申於行事之先事行於申命之後則命之入人者深而事之行也无阻礙矣亦如風之相繼而无物不入也苟欲行事而不先申命則下民不知上意之所欲為雖有建草亦將隔礙而不能行矣豈入民之道哉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爻而戒也○初以陰柔居下為巽之主過於甲巽而疑懼不安者也是以立之不堅為之不勇或進或退莫知適從則其於事必不能有成矣唯用武人剛勇之正以矯其巽懦之偏乃能有為有守而得所利耳戒占者當

如是也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治者疑之反。謂定也○初六進退。是其志疑於是非可否之間而不果也。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疑懼者變爲果敢。而進退已決矣。是其志治也。蓋陰性多疑。而武人剛決。故必相濟而後可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本爻以著占也。牀下。卑者所處之位。史掌卜筮。巫掌禱祠。皆通誠意於神明者。占之象也。紛。多也○二以陽處陰而居下。過於卑巽而不自安者也。然當巽之時。不厭其卑。而二又居中。不至已甚。故占者得之。但當卑以自

牧行過乎巽而其所以過於巽者不過應接之間誠意惻怛辭氣愿款由中達外足以感人而已初非傷於恐懼流於諂諛而不能自立也如此則過而不過亦如二之爲矣是以誠能動物而愛敬者多恭近於禮而恥辱可遠吉而无咎之道也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九二居下之中爲得中道是能審諂瀆之幾酌淺深之宜而恭不太過禮不踰節故但止於紛若之巽不至巳甚而得吉也

九三頻巽吝

爻而占也王氏曰言頻巽則頻失可知○九三過剛不

中。居下之上。既无下人之資。又挾上人之勢。非能巽者。其所爲巽。不過勉强而已。是以雖能强於一時。而不能持於悠久。頻失而頻巽也。占者如是。則終歸於不巽。而志滿之損。无恒之羞。皆在所不免矣。可吝之甚也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此與豫初同義。言由其過剛不中。居下之上。志意滿極。故不能久於巽而有吝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占也。田獲三品。占之象也○六四陰柔无應。才弱勢孤。而處三五二陽之閒。又爲所迫。宜有悔也。然用柔能下。爲能卑巽以處之。化强暴之人。免陵迫之患。故得悔亡。

然旣巽於二陽。則必反爲之助。是以行无不遂。而德業有成。如田獲之多。可備三品之用。不特悔亡而已也○本義乾豆。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言四以陰居陰。處上之下。而巽於承乘之剛。則陰得陽助。雖云无應。而若有應矣。是以行有成功。如田之多獲也。苟以高亢處之。豈能免於禍哉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先後並去聲

爻也○九五尊位而居巽體。宜有苟且偷安之惰矣。然剛健中正。足以有爲。爲能奮發改圖以復於正。而積弊

可去。新政可行。以得乎吉。夫弊既去。則反諸心而无悔。政既行。則措諸治而皆宜。是雖无初而實有終也。然其所以得此者。良由將變之時。既能丁寧而詳審於始以思其理。既變之後。又能揆度而圖惟厥終以驗其事。必其合於天理順於人情。然後行之。一有不安。又將從而改易矣。所謂貞者如此。是以民皆信從。世爲法則而得吉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正則意見不偏。中則施爲允當。故能善於變更而得吉也。苟无其德。則器小識卑。謀淺慮近。而變亦不善矣○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喪去聲

象而占也○上九本有陽剛之德將以居巽之極而失之。凡事過巽亡其剛斷。比二大有間矣。故爲此象。占者如是。則雖巽所當巽。亦不免於屈身召侮而有凶也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正者。固必之義。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居卦之上。巽至窮極。則其巽已甚矣。過巽而至於失斷。可必其有凶也

☱☱兌上下

兌亨。利貞

占也○陰本居下。今進而居二陽之上。陰得乘陽。喜出望外。說之意。兌之所由名也。重之又得兌。故其名不易

爲兌以說物本有亨道而卦體剛中其說以誠非道求說在所當戒而卦體柔外或有不正故得此占者誠能說以處人无所違忤則心志相孚而行无不達可以得亨然又必其所以爲說者舉皆出於天理人心之正而无邪佞柔媚之私乃爲利耳故又因而戒之

彖曰兌說也（說音悅下並同）

以和說釋兌之義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

此釋利貞之義卦體二五剛中而三與上皆以柔而在外剛中則說以誠固无不正而得亨矣特以柔外有不正之嫌故因其所不足而戒之使其說必利於貞耳聖

人於邪正之辨其謹如此

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

此以下承利貞之義而極言之天理人心正而已矣說得其正則上順天理之本然而建之不悖下應人心之同然而徵之不違矣苟不以正其不逆天拂人也者幾希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先難並去聲

二說字皆指說之正者而言先民率民以趨事也犯猶冒也難謂患難○惡勞畏死人之常情也然唯說得其正則雖率民於勞而民反以為逸驅民於死而民反以為生皆將歡欣鼓舞震奮踴躍以赴之而忘其勞與死

矣。況其所安為者乎。孟子論王道。亦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即此意也○陳氏曰。說以先民。周宣之城朔方是也。如秦政之築長城。則非說矣。說以犯難。周公之徂東山是也。如漢武之伐匈奴。則非說矣

說之大。民勸矣哉

此結上文而贊之。說至順天應人。則說民之道大矣。言非若驩虞之小補也。是以民莫不勸。而忘勞忘死。亦從上意焉。此貞之所以利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程傳曰。麗附麗也。孔氏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習者諳

而又講之意○兩澤相麗彼此相潤是雖无情之物亦有相說之義兌之象也君子欲窮天下之理而慮一人之見无以盡之是以親賢取友相與會聚以講明乎義理之宜而廣其聞見討其是非反覆辯論不少間斷使夫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亦猶兩澤之相麗也滋益之功豈有加於此哉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者莫若朋友講習亦一義也

初九和兌吉

爻而占也和者發而中節之謂○初九當說之時以陽居下又无係應是其所以為說者皆出於性情之正而不拂乎天人之公說之和者也占者如是則人无惡射

而可以得吉矣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行謂行以說人也○初以陽剛處下又无係應順理而說故无疑礙而得吉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爻而占也○九二以陽居陰處非其遇宜不能致其說而有悔矣然以其剛中則能本誠心以爲說而不徒致飾於辭色之間是以誠能動物而難說之悔可亡也虞舜克諧蒸乂此爲近之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信志猶言誠心○心之所之謂之志九二剛中實理爲

主。心存誠信而以誠行之。是以孚兌而得吉也。苟徒悅而无實。豈足以感人哉

六三。來兌凶

爻而占也。程傳曰。之内爲來○六三陰柔不中正。爲兌之主。說之妄而且深者也。上无所應。而反來就二陽以求說。諂諛邪媚。无所不至。則必見惡於人而得凶矣。况初剛正。二剛中。卒亦不得其所求也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當去聲

言由陰不中正。是以來兌而得凶也。若剛中正。則知自守之爲貴矣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爻而占也。王氏曰。商商量也。寧安定也。程傳曰。人有節守謂之介。四承九五而比六三。間乎邪正。莫知適從。是以擬議商度於所就之間。而心未安寧。蓋雖不泯其好德之公。而猶未免於係戀之私也。然本陽剛之質。當必以類相從。故能介然守正。疾惡柔邪。終能克其係戀之情。而行其好德之志也。占者如是。則心志可一。德業可脩。有直諒之益。而无善柔之損矣。是有喜也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四能去邪從正。則有益无損。而德業可新。名節可保矣。是謂有福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戒占也○上六陰柔爲說之主處說之極能妄說以剝陽者也。五雖陽剛中正然當易說之時居得爲之位而密近之能保其不信乎故因占設戒以爲君人者不知小人之可畏而狃於所說而孚于剝焉則必爲彼所剝而身不強固德不清明其危必矣○程傳曰以舜之聖猶畏巧言令色况其下者可不戒乎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此實以五言之與爻辭不同言以九居五位正且當恃其才勢而謂小人雖近亦无能爲則防閑弛而邪媚入矣雖孚于剝亦不自知也○蔡氏曰唐玄宗之於李林

唐德宗之於盧杞，皆知其奸邪而猶用之。一則恃己之聰明，一則恃時之安泰，而謂其必不能爲害故耳。聖人之言豈欺我哉

上六引兌

爻也○上六以陰柔爲說之主，居說之極，性質柔媚，專務說人，故引二陽以爲說，卑諂承順，无所不至，雖使得遂，亦凶道也。占雖不言，蓋可知矣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引兌之人，心術邪僻，蹤跡暗昧，未得爲光明也。陳氏曰，凡欲入人者，其心皆有所利也，利欲昏於中，則不覺其怯之可鄙矣

☵坎下☴巽上　漸　☶艮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假音格

占而戒也○爲卦風行水上。世道渙散之象也。故名其卦爲渙。自漸而來。九來六往。上同於四。是爲居得其所志在濟時。而又得人以爲之助。以此處渙。何往不通。故其占得亨。又以當渙之時。祖廟震驚。則祖考之精神亦因以散。故王者當至於廟。聚巳精神以聚之。又以木在水上。舟楫之象。在人。則爲木德巳備。雖險可行。故又利涉大川以濟天下之陷溺也。然此三者。皆當以正行之。苟不以正。則是違道以要功。媚神以徼福。行險以僥倖而已。何亨利之有哉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上如又上聲

剛柔。以漸之九六而言。窮。困也。位。謂陽位指三也。自下而上曰外。同。謂同於六四○漸之九三。今下居二。是得中而不至於困也。在渙則爲英雄之人得用武之地。而憑藉形勢。足以自安。蓋雖在德不在險。而執樞扼吭。宅中。圖大。必本乎此。則亦不爲不重矣。至於圖謀在志。左右在人。而漸之六二。今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是能不自私已。志在濟時。而又得同心之助。今時雖渙。將必合於一矣。此其所以亨也○或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謂六四之柔得位乎外卦。而上同於五也。愚按此說。雖與本義不合。然於得位乎外之意。最爲明切。今人

徒見朱子嘗謂兩爻相比者爲變故不之從殊不知解卦二居其所與四相隔亦爲卦變則似不必泥也讀者詳之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言假廟之義乃王者身在廟中致其祭享以聚祖考精神之謂耳明非攝事之祭虛文之尚而已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以卦象言乘巽木於坎水之上才德兼備故能拯天下之難成濟渙之功也蓋當渙時國勢已去人心已離其險極矣使无其具豈可得而濟哉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離披解散渙之象也。當渙之時。郊廟禮廢。神鬼幾於无主矣。先王任丕子之責。自有不能恝然者。故祭帝於郊。以與天神接。而凡陶匏藁秸燔柴繭栗之類莫不畢陳。所以合帝之渙也。立廟於國。以與祖禰交。而凡門堂寢室昭穆宗祧之制。无不曲盡。所以合祖之渙也。仁人孝子之用心。蓋如此。按彖云假廟自其切要者而言。此云立廟。則又追本其始事而言。故不同也。然言立廟則假廟之意。亦在其中矣○程子曰。此皆以收天下之心。亦合渙之道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象而占也○初六居卦之初。渙未深而事易濟。理當用

拯而初以柔居九二之下爲能順之資其才德以乘機會是又得馬之壯也占者如是則人心復聚國勢復安而得吉矣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言初无濟渙之才而乃得吉者由能順九二之剛也取人之有餘輔己之不足於濟渙也何有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机音紀今刻本多作杌杌傳寫之誤也）

象而占也張氏曰奔者來之速也机與几杖之几同程傳曰俯憑以爲安者也○二非陽位而九居之當渙之時矣其故處宜不足以濟渙而有悔也然來而得中不至窮困是得險固之地以爲自保之圖有如得机而憑

以為安也。占者如是。則能合渙而悔亡矣。詳見彖傳首條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人當渙時。皆有願安之心。二奔其机。來就所安。則得求安之願。而可以圖濟渙之方矣。苟不自保。何渙之能為

六三。渙其躬。无悔

爻而占也○六三陰柔而不中正。本非能忘己者。然居陽位。志在濟時。為能以天下之渙為己責。而鞠躬盡力。不恤其私。渙其躬之象也。占者如是。則心公理得。而可以无悔矣○林氏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是有私於己也。及入關。財物无所取。婦女无所幸。是志在濟時

能散其私也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三居陽位志在濟時視天下无一人而非吾心之所當愛无一事而非吾分之所當爲則凡一已之私皆所不暇顧矣所以能渙其躬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爻而占也丘土之高者程傳曰夷平常也匪夷所思者賛美之辭○當渙之時人各爲羣不能混一四以柔正之德當濟渙之任而下无應與不係於私是能正身率人散天下之朋黨而專以事上者也如此則渙可合而任克勝大善而吉矣然小羣既散大羣自成故能聯屬

人心以歸於上。使所散者。合為一統。如丘之高。則知。識高大。功。用神妙。非常人思慮所能及也。故因占而勉之

蘇氏曰。群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

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四能散小人之私群。成天下之公道。則德業光明。氣象廣大。而无晦滯狹小之私矣。贊之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爻而占也○人君當渙之時。所宜散者。唯號令居積二者而已。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為能散其號令與其居積。以一天下之心。而厚其生。得濟渙之道者也。如此則命行下從。財散民聚。而天下之渙。可合。生民之難可

濟矣何咎之有陸贄勸德宗下哀痛罪己之詔散瓊林大盈之積得非有見於此乎○陸贄字敬輿唐嘉興人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朱子曰王居上脫渙字蓋爵文以成四字也○五以陽剛中正之德而居尊位有德則志在民有位則權在我是以能公其利而无咎也二者闕一則或能渙而不欲或欲渙而不能皆不可言濟渙矣不言渙號者舉此以例彼也一說正位謂正乎人君之位亦通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去上聲逖音惕

爻而占也○上九陽剛而居渙極以能濟之才乘將濟之會是以散其傷害則去散其憂懼則出也占者如是

則濟渙功成。而无所往矣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遠去

血下脫去字。亦節文也○遠去傷害以出乎渙。唯陽居渙極者能之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占而戒也。苦者。味過乎中之義○為卦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為節。在人。則立身。制用。皆嚴其自然之限。而不過也。以理而言。節固有亨道矣。又其體陰陽各半。而二五剛中。節而不過。又得其當。故占者如之。則已无不宜人无不順而可以得亨。苟為太過。至於苦節。則非天。理

人情之所安矣豈可守爲正道而不知變乎反亨義以戕之蓋丁寧之意也○朱氏曰申屠狄之潔陳仲子之廉皆苦節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陽多於陰則剛過而苦於節陰多於陽則柔過而不能節故唯三陰三陽剛柔適均而无偏勝之弊乃亨也剛居下則不及乎中而不能節剛居上則過乎中而苦於節故唯二五之陽皆得其中而无過不及之差乃亨也二者皆中道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人之所貴者節節之所貴者中若至於苦則節道窮極

逆性情之正。拂倫理之常。物不能堪。而勢不可行矣故不可守以爲貞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說音悅當去聲

葉氏曰。人情說則易流。見險而止。則不至於流矣。節之義也。然其權在位。其本在德。而五居尊位。有中正之德居坎通之體。既操制作之權以立節道。又極精當之善而可通行於此見節之義而苦節之不可貞亦可推矣故指而言之

天地節而四時成

天地之化不過陰陽二氣之運而已然陰極則陽生陽極則陰生皆有制而不過是以四時成而歲功備也苟

爲无節。安得有四時乎

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節之也。制。品制。制度。法度也○聖人在位。知財有限。於是量入爲出。而凡軍國之需。皆節之以制度。不使太過則費出有經。財不傷於奢侈。征斂有藝。民不困於誅求矣。此與上句。皆節道之大者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行去聲

制。猶立也。議者。商度之意○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節之象也。數。有多寡。度。有隆殺。皆爲制之。使凡車服器用。各安其職分之宜。所以定禮儀之限。而防民淫也。德存於中。行發於外。皆爲議之。使凡存心制行。必納乎軌

物之衷所以嚴道德之限而成民俗也君子之節蓋如此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象而占也○初九居節之初時未可行而有剛正自守之德能節而止不妄求進不出戶庭之象也占者順時而止則无枉道辱身之失矣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塞音色

剛而得正知時通塞在初則塞而不通是以節而不出也然云知通則非以隱為高者矣

九二不出門庭凶

象而占也○九二居下卦之中時可以行非初比矣然

失剛不正既膠固而不通上无應與又孤介而獨立是以徒知隱身之計而不復有爲天下之公潔身亂倫當有凶也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言失時之甚也蓋深惜之之辭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爻而占也○六三陰柔不中正而當節時恣情妄費非能節者是以有失德之羞傷財之患而嗟嘆也然禍由己作則亦何所歸咎哉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孽自我作无可怨尤占者宜知所戒

六四。安節。亨

爻而占也。安。如安行之安。順而无强之謂也。安節者。安於節也○九五主節於上。而四以順正承之。安於上之所節。而立。身制。用。自然由之。不待勉强而後能也。如是則動无愆。忒。而終身可行矣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上。指九五。道。謂節道○九五甘節。六四承之。无所畏。却而自由乎禮法之中。所謂安節者也。若賤而好自専。則非所謂承上道矣。然非柔順得正者。不足以語此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爻而占也。甘者。苦之反○九五居尊。爲節之主。而有中

正之德凡立節以一道德同風俗者莫不當乎天理合乎人情而不出於强世之爲節之甘美者也如此則法皆盡制而行必有功矣中庸曰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吉之意也又曰動而世爲天下道言而世爲天下法行而世爲天下則行有尚之意也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程傳曰既居尊位又得中道中則正矣所以吉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爻也○上六居節之極其節已甚節之過中而至於苦者也雖事在當節亦非天理人情之所安矣然禮奢寧

儉若節之凶。猶勝不節之嗟。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之也

象曰。若節貞凶。其道窮也

義與彖傳同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占也豚魚大川。占之象也。豚。豕之稚者。性躁而駛。魚冥物。皆物之難感者○以卦體言之。合爲中虛。分爲中實。信之象也。以卦德言之。下說上巽。交相孚信。信之義也故其名爲中孚。以理言之。孚固當有吉利矣。又卦乘木舟虛。有利涉之象。故占者有是孚信。則可以感豚魚。涉險難。而至誠能動。忠信可行矣。能是二者。其他可知。然

又必利於貞使所信者皆合乎義理之宜而不爲小信之累乃爲利耳苟不以貞則是匹夫之諒而已何以感物而濟險哉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說音悅

統言卦之全體三四二陰獨居四陽之中是爲中虛虛者內欲不萌而中无私主信之本也析言卦之二體二五之陽各居一卦之中是爲中實實者外誘不入而天理渾全信之質也其在卦德下說上巽是民有信以惠君德而君亦有信以入民心其交相孚信行於一國者如此是以風行遠邇而萬邦作孚也二者體信達順之道皆中孚之所由名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鄭氏曰。信及豚魚。語意與仁及草木。誠動金石相似○君子存誠。極其充積之盛。則雖難感之物。亦足以及之矣。非謂眞有是事也。程傳曰。信能及於豚魚。信道至矣所以人无不動而得吉也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木在澤上。故曰乘木。外實內虛。故曰舟虛。皆濟險之具而德之象也。有具。則利涉矣。不及孚義。特舉兩象而言。乃卦中之一義也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信而正者。天之理也。中孚利貞。則存之爲實體而靜與

天俱發之爲實用而動與天游乃相胞合而不悖矣中孚亦言誠者天之道與此義互相發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感水受彼此相入中孚之象也君子之於罪人獄成當死而不能无疑者苟无至誠惻怛之意爲之審實求生而唯急於致刑則多不得其死故擬議於其所可疑姑緩於其所將決庶幾事以議明情因久露而生死各得其當矣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无憾也此其爲民之意有以入人之心故爲中孚之意也〇蔡氏曰議生於疑不疑何必緩死故又曰不留獄二者並行而不悖仁之至義之盡也楊氏曰元惡大姦不在是

典。故四凶无譏法。少正卯无緩理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它他音

戒占也。程傳曰。虞。度也。孔氏曰。燕。安也○初在卦始。有當審之義。上應六四。得可信之人。使於此時度其賢之可信而遂信之。則因不失親。親益有賴。得所安而吉矣若不能信而有它志。則信非其人。无益有損。豈復能得所安乎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天命有善而无惡。故人之初心。莫不向善而背惡。有不然者。由在事久。忿欲情蔽。而不能耳。初當中孚之初。正相應之始。本體尚在。私情未牽。則能度四之可信而信

之所以吉也此以已能者言與爻辭自不同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和去聲好如字

象也子指五我吾皆二自謂之辭也好爵謂天爵中德之象也吾亦我也爾者二謂五之辭○九二剛中居下有中孚之實而九五剛中居上亦以中孚之實應之同心同德以相與者也鶴鳴子和以物取象而見誠心之相感也我爵爾靡以人取象而見中德之相孚也蓋鳴鶴在陰不期子和而子自和之我有好爵不期彼縻而彼自縻之良由應本同聲貴所同欲實乃天機之所不能遏而人情之所不能无者耳二五交孚何以異於此哉吉亨可知不假言矣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九五好賢。出於心所願。欲非有所強而然也。一有強爲則非中孚之實矣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爻也。敵謂敵應。鼓猶鼓舞之鼓。奮發之義也○六三陰不中正。居説之極。躁動不節。而无常者也。上九剛不中正。居信之極。信非所信。而不通者也。以三之无常。應上之不通。是應與我適相敵也。如此。則凡遇事。不能自主。而作止哀樂。无常度矣。是以或鼓而起。或罷而止。或悲而泣。或喜而歌也。苟得善應以爲之助。則不至於此矣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當去聲

陰不中正故不能據理應事而失其常若剛中正則雖得敵亦不至若是甚矣爻兼罪上而此專罪三互相發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幾平聲

象而占也匹配也兩馬爲匹○六四居陰得正臣德之盛也位近於君臣位之盛也以是德居是位故爲月幾望之象所謂權不張而自大黨不招而自集者也自非匪躬徇國之臣鮮不昵私交而滅公道矣唯四柔正爲能下絶乎初而上應於五去私交以明公道如馬亡其匹然則得事君之義而无咎矣蔡氏曰四當權任之隆而能心乎王室自絶私交所以无咎也苟植黨以自固

鮮不及矣○方氏曰晏嬰不入崔陳之黨韓愈不汙牛李之朋皆所謂馬匹亡也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上上

類指初上上行也○四有柔正之德故能絕初之黨而上以信於五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爻而占也○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孚之至者也下應九二與之同德是以極其交孚之固而精神意氣凝聚不移有孚攣固之象也占者如是則疑忌不生而政无過舉矣何咎之有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當去聲

剛健中正有孚之實位之正也又居尊位爲孚之主位之當也正則藻鑑精而取人之則以端當則權柄專而任賢之心以遂如此則能感發臣志而與之相信矣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象而占也孔氏曰翰長也雞肥則鳴聲長○天下之事有義理當爲而時勢不足以副之者則宜止而不爲不可遂信其理而必爲之也上九居信之極乃信其說而必爲之如翰音信羽族之能登天而不自知其獨不能亦欲强飛而登天也雖所執皆是亦不免於凶矣孔子曰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此之謂也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言必敗於信也。尾生白公。是其驗已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占也。飛鳥遺音。占之象也○卦體四陰二陽。故爲小過。既過於陽。則收斂退縮之意多。而開張奮發之意少。在巳不失其能守。凡事得遂其所求。故亨。然小過時也。即貞之所在也故以利貞戒之。可小事以下。則利貞之義也。蓋二五柔中。有可小事之象。三四剛失位而不中。有不可大事之象。又卦內實外虛有飛鳥遺音之象故得此占者。可爲小事。以稱其才力之所能爲。而不可大事。

以強其所不及。且其大事。又當收斂退抑。不使過甚。如
鳥聲之下而不上。則所處得宜。而事无不善矣。乃大吉
之道也○本義能致飛鳥遺音之應。與中孚能致豚魚
之應不同。蓋中孚以德之感應言。而此以占之應驗言。
如六壬刻應。八門遁法之類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義見卦下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時謂小過之時○小者之過。時當然也。故當小過而利
貞者。乃與小過之時而行也。蓋天下有小過之時。則亦
以小過爲貞。因其時而小過。即所謂貞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二五皆陰。各居一卦之中。不過於柔。而適合其宜也。得中故可有事。然以其本柔則但可小事而已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三四陽剛。失二五之位。非上下之中。失位則權奪。不中則善虧。故雖陽剛。而亦不可大有為也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中二爻內實。如鳥之身。上下四爻外虛。如鳥之張兩翼。故卦有飛鳥之象。而其遺音。下而不上。是以不宜上宜下而大吉也。蓋小過之時。理當抑損。故上則逆理。下則

順理。順理而得大吉。固其宜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行去聲)

山上有雷。遠而聲微。小過之象也。當此之時。事无大過但於行喪用之小事。可有所過而已。然三者之過。又各有小大之不同。故以行言之。傲爲大而恭爲小。君子之制行。不過於傲。而唯過乎退遜以明禮。然亦不至於足恭也。以喪言之。易爲大而哀爲小。君子之執喪。不過於易。而唯過乎哀戚以致情。然亦不至於滅性也。以用言之。奢爲大而儉爲小。君子之致用。不過乎奢。而唯過乎儉約以節財。然亦不至於固陋也。蓋能如是。則得小過

之道而合時措之宜矣○本義彖所謂可小事而宜下者蓋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此可小事之意也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以甚過此宜下之意也

初六飛鳥以凶

象而占也飛者過高之意以凶以飛致凶也○初六陰柔其性躁妄上應九四志在上行又居過時則陰躁之甚而上行之銳者也志行驕盈不能就下故爲飛鳥之象其過如此凶可知矣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如何者救解之意○初以飛鳥致凶所謂自作孽不可

汚也。雖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象而占也。以陰陽之象言之曰祖妣。以上下之象言之曰君臣。過。謂越逅之過。妣。祖妣也。及。如春秋及其公之及齊而主之之意。遇。則適相當之謂也○六二柔順中正。得臣道之純者。故進而上應。則過三四之陽而遇六五之陰。是不入强臣之黨。而但事柔順之君也。如此而不進。則不及六五之君。而適得爲臣之分。是无凌逼之嫌。而有安分之美也。二者皆過而不過之義。占者如是尚何過中失正之咎哉○本義進謂進而有爲也。如此謂止於如此而不進。安常而无所爲也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君臣之分不可毫髮僭差故不及其君雖二之能然亦理之當然也丘氏曰君臣之所可同者情也所不可同者分也分不可同則所以事君者皆不可過雖有格天之業蓋世之功亦不過藉君之土地人民勢位而為之耳臣何所能哉此二之所以不及其君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爻而占也戕賊害也○九三剛正而當陰過之時衆陰所欲害者也是其所當過者在於豫防而三乃自恃其剛不肯過為之備則小人從此而害之矣故其象如此而占凶也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言凶之甚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占之爻而戒也。程傳曰。往。謂去柔而以剛進也○言占得九四者。當得无咎。所以然者。良由九四以剛處柔弗過於剛而爲傲。能濟以柔而爲恭。適合乎小過之宜。過而不過者也。若或更往。則過於剛而失其恭。取敗必矣故有厲而當戒。然是恭也。在小過之時則爲貞。苟非其時不可用也。而陽性堅剛。多執一而不知變。故又戒以勿用永貞。言當剛柔迭用。隨時處宜。不可以過恭爲是而固守之也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當去聲

九四剛而居柔本不當位然當小過之時乃為過恭則亦過而不過矣以剛先物豈能長久所以當戒也本義未詳此以爻辭推之而知其當如此耳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弋音

象也我公皆指五弋者遠取之義彼謂二也山中之空曰穴〇六五以陰居尊陰柔則才弱居尊則太高又當陰過之時而時已過矣是以雖有欲為之志而不能有為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若得陽剛之臣以輔之則猶或可為也而但弋取六二正應以為助故又有公弋取彼在穴之象兩陰相得卒亦不足與有為也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六五居尊過高志滿不能下賢以圖事功故其象如此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災之象而占也離遠去也穿雲沒影之謂是謂者承凶字而言也災眚皆凶也自天曰災自人曰眚○上六陰躁而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弗合其宜而動皆太過是其違理逆常如飛鳥之迅速而至於離之也比初之飛爲甚矣過既甚則凶亦甚故天人皆惡而災眚並至所謂凶者如此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過之太高而甚遠也

䷾ 離下 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占也。小謂小事○凡成天下之事者。在乎彼此協力。與其所處之正。而此卦水火相交。爻爻各當位皆事之所由濟也。故其名爲既濟。既濟則盛時已去。大亨已過。故但可以小亨。然又當守其正。持盈戒滿。思患豫防。不可謂時已濟而遂忘戒懼也。所以然者。蓋由治亂盛衰相爲循環。方其初濟之時。則人心悅服。國勢莫安。固云吉矣一至於終。則人漸離。國漸危而亂生矣。是以僅得小亨。而又必利於貞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既濟之時大亨已過故唯事之小者可以得亨而已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當去聲

初三五剛位也以九居之則剛得其正而當乎剛之位矣二四上柔位也以六居之則柔得其正而當乎柔之位矣夫剛正則才雖足以有為而非好大以生事柔正則志雖安於无事而非好逸以滋弊是以事无不正而利貞之戒所由取也按此條與卦下本義不同彼以釋卦名而此以釋卦辭也

初吉柔得中也

二居既濟之初而以柔居中是能常存持重謹畏之心

而加以圖回區處之道。此初之所以吉也。蓋柔能持盈守成。得中則益善矣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止謂止心○人情當既濟之時。因循怠惰之心勝。而憂勤惕厲之念微。故紀綱日壞。法度日隳。以至於亂。蓋治道窮極。極則必亂。乃理勢之自然。故當利貞以保之也

又按初吉終亂。彖辭皆以天運爲言。而此與上節皆以人事釋之。亦不同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思以心言。慮其後也。豫以事言。爲於先也○水在火上。則火能熱乎水。而水受火之熱。彼此相用。既濟之象也。

既濟雖非有患之時而患每生於既濟之日故君子戰兢恐懼以慮其患而防微杜漸豫為之備必其敬天勤民不敢廢怠則自不至於患矣此盡人事以扶天運之道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象而占也○居既濟之初逸欲未萌故能心常慮患事不輕為如車曳輪而不遽前狐濡尾而不遽進也占者如是則能祈天命係人心保其濟而无咎矣蔡氏曰曳輪濡尾亦言其凛凛之心有如此者耳非一无所為也或曰戒占之辭似與本義不合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居初能戒則防患已至而釁孽不萌宜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喪去聲茀音弗

象而戒也○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以常理度之宜得行其志矣然五居既濟之時征於治安而忽於任賢故二不見用而志不得行有婦喪其茀之象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雖不行於今將必行於後矣故不必汲汲於求行而久當見用如喪茀者不待追求而自得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濟時之具在我不終窮也言中則正在其中矣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象而戒也。高宗。商王武丁也。鬼方。遠夷之國。○九三居既濟之時。而用至剛。猶高宗當殷道之盛。而伐鬼方也。以高宗之聖武。伐鬼方之小國。克之若易。然猶必待三年之久焉。用兵之難如此。況其下者。可不戒乎。然或不得已而至於用兵。亦不可用小人以為將。蓋小人見用。勝則有屠戮之慘。敗則有輿尸之凶。占者所當深戒也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丘氏曰。三年而後克之。則師老財匱。其困憊亦已甚矣。言兵不可輕用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繻本音須今當音如。袽女居反

象也。程傳曰。濡滲漏也。舟有滲漏。則以衣袽塞之。○四

當既濟而以柔居柔。過於畏慎。故能外爲保治之備。內存警戒之心。如乘舟者。防其滲漏。有衣袽之備。而又終日戒懼。恐不及施。不敢恃其有備。而遂恝然以自安也。胡氏曰。備患之具。不失於尋常。而慮患之念。又不忘於頃刻。此處既濟之道也。程傳曰。不言吉者。方免於患也。既濟之時。免患則足矣。豈復有加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言其心有所疑懼。而不敢自安也。蓋毫髮幾微之不謹。則禍敗所由生。頃刻敬畏之不存。則怠荒所自起。四之戒懼。蓋有見於此耳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象也占亦如之東鄰指五殺牛盛祭居尊之象也西鄰指二禴薄祭在下之象也○九五居天子之位雖若勝於二之爲臣者然五已過時而天命人心皆莫之與豈如臣始得時而天與人歸哉猶殺牛雖勝於禴祭然反不如其受福也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

時謂向盛之時○五居旣濟之極其時已過故雖居尊反不如二之始得時也

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此正以時言之二始得時則天與人歸方來未艾其視九五蓋不可同年而語矣

上六。濡其首。厲。

象而占也。○以全體言。既濟之極。以一體言。險體之上。正終亂之時也。雖以陽剛之才。極謹畏之道。猶懼不克。而上六乃以陰柔處之。唯務因循。不知警畏。是以亂愈極而險愈深。如狐涉水而溺其首也。占者不戒。則其危亦如是矣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天時人事。皆不可救。故必至於危亡也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占也。狐。小物。故曰小狐。狐尾大。涉必揭尾。若濡其尾。則

不能濟矣。占之象也○爲卦水火不交。爻各失位。則是人心不協。人謀不臧與既濟相反矣故爲未濟。夫天運循環終當必濟故可以得亨。然又必加敬慎乃能有成若使紀綱略振。法度粗舉而即怠於存心。疎於處事。如小狐涉水。汔濟而濡其尾則機會雖善亦終不濟而已何所利哉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柔則小心慎密。中則處置得宜故能濟其所未濟而得亨也王氏曰。未濟固有將濟之理。而六五又有能濟之道。故以卦體釋亨。乃亨之一義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中謂險中○人之處險如狐汔濟則猶在險之中未能即出將濟而未濟之時也於此不謹則无以續其終而前功盡棄矣占者不可不戒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當去聲

此以卦體言終濟之理卦之六爻皆失其正人謀不臧若不足以濟事矣然皆以剛應柔以柔應剛則有互相爲用之道而同心協力可以有爲是以始雖不濟而終可必濟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物謂萬物方者凡物所居之位○火在水上不相爲用未濟之象也君子觀水火異物各居其所而見天下之

物莫不皆然於是從而審辯之以人治人因物付物使上下内外貴賤大小各得其所亦如水火之不相雜也

初六濡其尾吝

象而占也○凡人欲進以濟天下之事必才勢兼備而遇其時乃能得遂初六以陰居下又當未濟之初才勢與時无一可者是以未能自進以圖濟時之功如狐之涉水而濡其尾然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量乃審時是謂敬慎今不能然則不知敬而濡其尾矣此姑從本義敬字而爲説耳然爻辭本謂未能自進此則謂其强進恐亦終未帖然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象而占也○二以陽剛之臣而應六五柔順之君有僭逼之嫌矣然居柔得中為能止於其分而恭順自守不肯妄進曳其輪之象也占者如是則得為下之正而成濟時之善矣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中以心言正以事言○以九居二非能正者然以其得中宅心中順能以義理自克不以才勢自居故能矯其不正以歸於正而行无僭逼之嫌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占也○六三以陰柔不中正而居未濟之時故征則凶

言不足以濟事。而反有害也。其占如此。宜若无所用矣
然乘九二之剛。以虛乘實。有舟楫之象。又居坎極。將出
乎水。有涉川之象。故獨利於涉川也。或云以柔乘剛。爲
得人來助。則本義水浮陸走之說。殊无謂矣。况乘剛非
得助之道乎。又按三既征凶。必不利涉。似當從後說爲
是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當去聲
濟時之具。在於才德。若陰柔不中正。則不可以有行矣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占也。震用以下。占之象也。不言高宗者。受命出征之事
也。大國。王朝也○九四以陽居陰。氣質有偏。本无濟時

之具不正而有悔也得此占者苟能變化其偏以歸中和之正則賢聖可學而愧怍不生吉且悔亡矣然求正之功有不可以易為者必其奮發有為真積力久然後愚可明柔可強而有益耳如奮武伐國必久而後克之也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變惡為美人之素志也能勉而貞則可克其氣質之偏而致夫知能之良矣其志豈不行乎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本爻以著占也○以六居五亦非正也然文明之主既有悔悟自新之機虛中應剛又有開導啓沃之助故能

矯其不正以歸於正而德有所成心无所疚蓋有是善則雖悔而亦不爲悔矣然不止此有文明之德則四肢事業莫非光暉之宣著有虛中之德則光暉所在又皆實德之流通其德之盛一至於此是以民皆仰之事无不濟而又吉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暉與輝同古字通用光者暉之統體暉者光之散殊非光之外別有所謂暉也○君子有文明之德而本於有孚之實則言動功業自然宣著而因可以溥昭明之化成濟時之功也所謂君子之光者如此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占而戒也。是者。當然之義○上九以剛明居未濟之極。其時將濟而其才又足以濟。故不待有所作爲。唯自信自養以俟天命之至而已。有孚于飲酒之象也。占者如是則无欲速不達之咎矣。然自信自養。又當有節。若幸其時之將濟而放縱自恣。迷而不返。如狐涉水而濡其首。則自信太過。而失其義。何以承天命。而成既濟之功哉。故又因而戒之。陳氏曰。上九剛明。本无濡首之事。此特設辭以戒占者云耳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是有界限。故謂之節。若過於自養。則不復知有節矣。按爻言有孚于飲酒。而此獨舉飲酒者。蓋自養由於自信

也又按爻辭濟首本指小狐而此蒙飲酒則非後世所能曉也○馮氏曰乾上坤下離東坎西者先天之易天地日月之四象也故居上經之始終以立造化之體山澤通氣雷風不相悖者後天之易六子之用也故居下經之始終以致造化之用既濟之後猶有未濟者示造化之用終則有始也李氏曰天地之道不過於陰陽五行之用莫先於水火上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

周易演義卷之八